

花醉三千

下

素子花殇
/ 著

他是位高权重的相国，
他是浪荡不羁的公子，
他是智计百出的谋士，
他是龙行浅滩、韬光养晦的皇脉。



微光世界，两种人生，斗智斗勇，步步为营，只为一招定乾坤！

唯美言情天后
素子花殇
最新古言力作

赠送独家实体版两万字番外

花醉三千

下

素子花殇
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醉三千 / 素子花殇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229-08424-0

I. ①花… II. ①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6252号

花醉三千

HUAZUI SANQIAN

素子花殇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王 淋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32 字数: 640千

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424-0

定价: 52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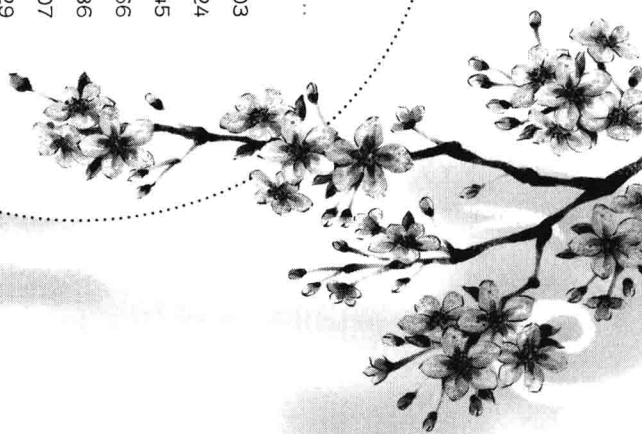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上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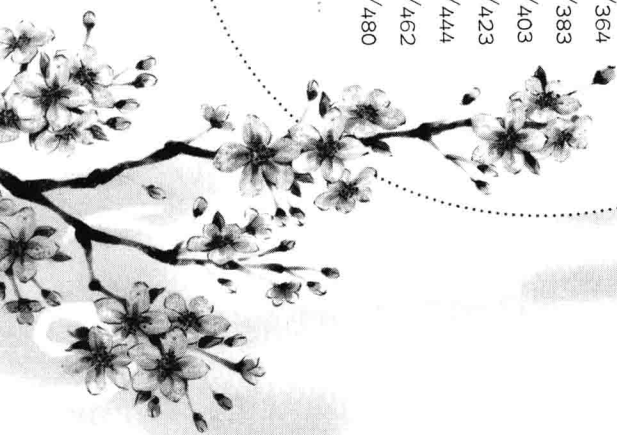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	城破宫倾	/003
第二章	终于死透	/024
第三章	双方大婚	/045
第四章	君心似铁	/066
第五章	他的保全	/086
第六章	四宫大火	/107
第七章	一时情动	/129
第八章	冷宫铃铛	/150
第九章	他的女人	/171
第十章	伤心离去	/193
第十一章	她的男人	/213
第十二章	山庄历险	/234



下
部

第十三章	不能动她	/257
第十四章	好狠的心	/279
第十五章	一箭双雕	/300
第十六章	落胎之痛	/320
第十七章	心中郁结	/343
第十八章	多方试探	/364
第十九章	凌澜入狱	/383
第二十章	劫后余生	/403
第二十一章	你的不同	/423
第二十二章	她的决绝	/444
第二十三章	他的疯狂	/462
第二十四章	从此两讫	/480

人生若只如初见 /499



下 部



第十三章 不能动她

影君傲抱着蔚景借着轻功走得极快。出了缠云谷，灯火就明亮了起来。

“来人！”影君傲一边疾走，一边厉喊。顿时，有家丁婢女急忙赶了过来，还有黑衣影卫也落在身畔，一见他们的主子抱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，都吓了一跳。

“快，快叫廖神医来爷的厢房！”

众人领命，又都一哄而去。

“影君傲……”蔚景突然想起一件事。

“嗯，在！”男人抱着她，一边脚步不停，一边应道。

“能跟你要个人吗？”蔚景虚弱地问。影君傲脚步一顿，没反应过来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看上了……你们庄中的那个叫……叫兰竹的丫头，能让她来……她来照顾我吗？”

夜里她是因为去缠云谷心切，所以这件事就先放在了一边，原本，她就打算着，缠云谷的事情一了，就跟影君傲求情，饶过那个小丫头。她有两个心思，第一，当然是真心不忍她在那么料峭的夜里，衣着单薄地在青石地上跪一宿；第二，她的身边需要一个丫头，无论回不回相府，她都需要，弄儿是凌澜的人，她需要一个真正照顾自己，却也心思单纯的人。可是明着求情肯定不行，毕竟，这是人家庄里的家事，而且，责罚兰竹的人是管家，这些事也不知道影君傲知不知道，就算管家的方法有些虐待，终究还是那句话，那是人家的家事，她不便多管。所以，她直接要，什么也不说，就说看上。

影君傲似乎没想到她一本正经地喊他，就为了说这句话，哧然一笑：“当然！别说什么兰竹，让本庄主照顾你都行！”

言语之间，已经回到了内庄，影君傲抱着她疾步走上游廊。有家丁婢女迎上来，一个不知发生了何事。

“庄主。”

“庄主。”

影君傲瞟了一眼众人，脚步不停，几人纷纷退至两旁给他让出一条道儿，等他过去，又紧步跟在他的身后，随时待命。

“庄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兰竹的丫头？”他骤然开口，身后的几人一怔。

“有的。”

“让她立即来爷的厢房。”

几人又是一怔。

“是！”

*

山庄厢房里的灯一盏一盏亮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披衣而起。眨眼的工夫，全庄的人就知道了，右相夫人夜闯禁地，被镇山兽重伤。众人怀揣着心思都聚集在影君傲的院子外面，守着那灯火通明的厢房。他们不明白，庄里规矩，不是擅闯禁地者死吗？就算逃过镇山兽的袭击，也要接受死的惩罚吗？前不久不是就有个家丁好奇走入，被镇山兽伤得只剩下一口气，最后也是被赐了一把匕首，让其自行了断的吗？为何右相夫人闯了禁地却是如此待遇？

据说是他们的庄主亲自从缠云谷抱了回来，而且，庄中厢房客房多得数也数不清，他们的庄主竟然将人直接抱到了自己的厢房。平素这个男人的房间可是不经同意，连婢女都不得擅入的那种。不仅如此，还让廖神医前来治疗。

是因为对方的身份吗？因为对方是朝廷中人，是右相的夫人，是吗？不，肯定不是！在他们庄主的眼中，就连当今圣上都不放在眼里，又怎会惧一个右相的夫人？那么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他们的庄主对这个右相夫人——有情。

是了，就是这样。最先来庄里的就是这个右相夫人不是吗？其余的人都是寻她而来。听说，这个女人之所以来了庄里，还是被他们的庄主劫了而来。那日，听说这事儿，他们都还不信呢，他们英明神武的庄主怎会做强掳妇女这样的事情？还有，听说白日游湖的时候，这个女人不小心掉在水里，还是他们庄主跳下去救的呢。救则救矣，听说还当着众人的面趁机亲吻这个女人。他们不在场的，听说这些时，亦是不信。不过，今夜看来，他们信了。

这个认知让他们又亢奋又震惊。亢奋的是，他们的庄主也老大不小，却没有一个女人，倒是有不少名门望族的女子，赶着往他身上黏，他却一个都看不上。难得有个他看上的，且还为之疯狂的，不容易啊。可是，可是，对方是有夫之妇啊。他们如此优秀的庄主怎能喜欢上一个有夫之妇呢？就不说什么世俗的眼光，因为他们庄主是从来不管世俗的人，可是，对方的丈夫还在不是吗？而且听说也是一个厉害角色呢！进庄来的时候，连庄里的影卫都没能拦住他。这样下去怎么行？还指不定闹出什么事来呢。

众人正七嘴八舌低低议论着，就看到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入了院子，直直上了抄手游廊，快步朝他们庄主的厢房的方向走。说曹操曹操到！人群里不少人见过凌澜的，就推推肩膀、拉拉衣角提醒那些没见过的。快，快看，那个女人的丈夫来了。于是，众人的目光又都齐刷刷聚集在那个疾步而走的男人身上。



果然也不是一般人啊。剑眉长飞、眸若星辰，生得极为俊美，一双薄薄的唇轻轻抿着，带着一份凉薄和危险的味道，身上的鎏金墨袍，虽多处被撕破或者撕烂，就连脚下的步子都似乎有些不稳，好像受了很严重的伤。他们不知道，今夜在缠云谷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个男人又经历了什么？他们只知道，饶是这般模样，男人依旧丝毫不显狼狈，反而行尊带贵的气质尽显，浑然天成。

这样的对手！众人又替他们的庄主捏把汗。

看对方的那个样子，不会直接杀到厢房里去吧？一双一双眼睛追随男人的脚步，来到厢房的门口。男人的脚步顿住。一直顿住，就站在厢房的门口。众人一愣，看那样子，似乎是不打算进去了。自己的妻子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房里抢救，丈夫就站在门外？众人面面相觑，表示不能理解。难道忌惮他们的庄主？不，应该不会！不顾影卫的拦阻，直接杀进山庄来的人，怎会忌惮山庄的主人？而且，听说，白日，两人在画舫上还打了一架，不是吗？那么……

他们就不懂了。男人面对着厢房的门而站，一动不动，背脊挺得笔直，看不到男人的脸，所以更是不知道其心中所想。

就这样，男人站了很久，没有进去，也没有离开，就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直到天子身边的那个手执拂尘的太监过来。

“相爷，皇上让到前厅去！”

众人一怔，这个时候皇上宣？看来，肯定是为今夜之事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太监离开，男人又独自一人静站了一会儿，这才转身穿过抄手游廊，朝院门口的方向走。男人刚走，厢房的门却是打开了。几个婢女端着铜盘从里面走出来。一铜盆一铜盆的都是血水，一一泼掉，又有婢女去厨房端了热水过来。透过人群，众人都伸长了脖子朝屋里看，也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了？厢房的门再度关上。

这时，又有人从院门口走了进来，眼尖的先看到，连忙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晴管家来了！”

于是，原本还有一些低低议论的声音都戛然停止，瞬间俱静。只见一身青衫的女子领着一个婢女走了进来。有人很快认了出来，那个婢女叫兰竹。听说她今日打破了盆栽，在罚跪呢，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

站在人群中的小红手心攥了又攥，今日早上，她煎药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药罐，结果这个晴管家就让她去领了杖责，到现在，她屁股还在痛呢。她就不明白了，好好的一个女人，明明长得也不赖，为何非要将自己搞得像个男人一样？且不说平时管理下人时的狠厉手段，一点都不像女人，就看她平素的装扮，不是一身青衫，就是一身蓝衫，哪有一点女儿家的柔婉模样？活该找不到男人，活该没人要！

正想着，两人已经走进院中。青衫女子一抬眼就看到守在院子里的众人，秀眉一蹙，伸手朝他们指过来：“深更半夜的，都站在这里作甚？看热闹啊？都给我回去睡觉去！”

众人一惊，顿时作鸟兽散。

*

厢房里，女子躺在床榻上，一只袖管被剪掉，右臂整个露在外面。神医仔细地给她包扎着伤。

影君傲也未去换身衣袍，浅色的袍子胸前因为方才怀抱女子的缘故，一大片被鲜血染红，就站在床榻边，凤眸一直望着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大汗淋漓，却自始至终没有吭一声的女子。

两个婢女在神医边上打下手，端盆拿布之类，还有几个家丁站在一旁，以备随时吩咐。

伤在右臂。整只胳膊被镇山兽的利爪划伤，肩头尤为严重，伤痕深可见肩胛骨，一片血肉模糊。

“精卫，痛就叫出来！”影君傲看着神医将那伤口翻开，消毒，只觉得自己浑身都痛了起来。

“嗯！”蔚景弯了弯唇，她能说，她现在连叫的力气都没有吗？其实有多痛？也不怎么痛！至少没有刚才那么痛！她只觉得整只胳膊似乎不是她的。或许是痛到了极致吧？痛的极致就是痛到麻木，就是不痛！只是她觉得好笑，一天之内，竟然断了两次袖，白日断左袖，夜里断右袖，倒是一个也不落下。

方才赵贤在门口的声音，她都听到了，男人的声音，她自是也听到了。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内疚、因为不好意思，因为不知如何面对她吗？怎么会？他那样的人，不会对她生出这种情绪！其实，她也不怪他，真的，毕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守护的东西和守护的人。只不过，她不是他守护的而已。而且，当时情况危急，他不是神，没有三头六臂，他只有一双手，他自然是要先救自己守护的人。所以，无可厚非。她只是不该去而已。

正浑浑噩噩地想着，肩胛处骤然传来一阵剧痛，痛得她瞳孔一敛，就算再咬牙忍着，也难以抑制地逸出一声闷哼。

“怎样？”边上的影君傲一急，“老廖，你就不能轻点？”

神医亦是汗湿透衫，瞪了他一眼，撇嘴：“没看到这是我动作最温柔的一次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再说话让我分心，我就真保不准没轻重了。”

影君傲一怔，瞬间噤了声。神医弯了弯唇，继续手中动作。睨着老少二人的样子，蔚景也禁不住牵了牵唇角。这时，外面传来细碎的敲门声，影君傲和蔚景皆是一怔。还未等屋内的人做出回应，门就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。

蔚景躺的那个方位看不到门口，只看到烛光铺满的地上，两个人影走了进来，一前一后。目光微微一敛，她的第一反应是凌澜和鹫颜。可是，很快，她发现不是，身影是两个女人。直到女子略沉的声音响起，她也终于释然，自嘲地弯了弯唇。蔚景，你在想什么？

“爷，晴雨将兰竹给你带来了，不知爷有何吩咐？”



此时，两个女子已经走到了房中，两人都对着影君傲略一鞠躬。蔚景一瞧，其中一个她认识，正是她要的、夜里被罚跪的婢女兰竹。那另一个叫晴雨的是……

女子一身青衫，身姿娉婷，模样清丽、粉黛未施、一头青丝高高束起，蔚景突然想到英姿飒爽这样的形容。

“嗯，让她留下来，以后就跟随夫人，供夫人调遣、负责照顾夫人的饮食起居。”影君傲转眸看向两人。

两人似乎都是一怔，不意会如此。那个叫晴雨的女子更是轻凝了目光，朝蔚景端详过来，末了，才微微一笑道：“好！”

“晴雨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，想来想去，今日对这个丫头，也就是责罚她在园中罚跪而已。爷突然召见，晴雨还以为自己做错了呢，却原来是要将她拨给夫人。”

蔚景再次一怔。听这话，莫非这个叫晴雨的女子就是下人们口中很严厉的管家。而且话里话外，蕴着深意，看来绝非一般人。这个认知让她有些吃惊。这般年轻的女子做管家，她还真是第一次看到，而且，还是啸影山庄的管家。谁都知道啸影山庄家大业大，并不比皇宫小，能做这里的管家，又岂是寻常女子？

“若爷没其他吩咐，晴雨就先下去了。”

“嗯，回去歇着吧！”影君傲点头，目光却依旧盯在神医不停动作的手上。

女子垂了垂眸，对着影君傲微微一鞠躬，再次看了蔚景一眼，这才悄然走了出去。

*

前厅，亦是灯火明亮。所有庄中的家丁婢女都被遣出。锦弦端坐在正前方的位子，赵贤跟叶炫分立两旁，眼观鼻鼻观心地站着。厅中央，右相、左相、皇后并排静立。

“说吧，今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锦弦坐在红木太师椅上，双手随意地搭在椅子的扶手上，修长的五指微曲起，轻轻敲击着扶手。“哒哒”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声响不大，却令人心悸。

许久，三人都没有一人吭声。

锦弦脸色一冷，“快说，深更半夜，朕没有那么多耐心陪你们在这里玩深沉。”

蔚卿面色一白，鹜颜目光微敛，凌澜没有任何反应。

见三人依旧没有谁有要说的意思，锦弦明黄衣袖一扬，直直指向凌澜，“右相先说！”

蔚卿面色稍稍一松，鹜颜眼波轻动，而凌澜依旧毫无反应，就像是没有听到一般，眉眼轻垂，目光不知落在何处，一动不动。直到锦弦怒极，拍椅而起，“夜逐寒！”凌澜这才一怔，回过神来，徐徐抬眼，朝他看过去。

“朕问你话，你心在哪里？”锦弦铁青着脸，显然隐忍到了极致。

“皇上请息怒，”末等凌澜做出回应，边上的鹜颜已经抢先一步，对着锦弦抱拳鞠躬，解释道，“大哥是见大嫂伤成那样，心忧大嫂伤势，所以，有些心不在焉，还请皇上理解！”

锦弦转眸看向鹜颜，片刻，似是面色稍霁，冷哼一声，复又坐了下去：“朕知道他担心，

可是,也不能目中无主不是,再说了,这一切是朕造成的吗?不是朕造成的,在这里给朕脸色,是什么意思?”

“当然不是皇上造成的,大哥也不是摆脸子,真的是心中忧极所致。其实,事情的始末,想必皇上大概已经了然,大嫂在缠云谷所说的,的确……”

鸢颜一边说,一边拿眼角余光偷睨了一眼凌澜,见他面无表情,她又继续道,“大嫂所说的,的确是事实。臣与大哥去缠云谷是捉奸的。”

“捉奸?”锦弦目光微微一敛,“捉谁的奸?”

“大嫂跟……”鸢颜顿了顿,蔚卿睁大了眼睛。

“大嫂跟影庄主。”

蔚卿面色一愕,锦弦冷嗤一声:“幼稚!”

“主要是因为今日游湖之时发生的事,影庄主救了大嫂,还当着众人的面亲吻大嫂,后来又跟大哥大打出手,所以,夜里大哥见大嫂一人独自外出,就怀疑到这方面来了。大哥本想一人跟过去,后又想到,毕竟这是在人家的山庄,且影庄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,所以,就唤上了微臣,兄弟两个一起也有个势,只是不曾想,大嫂是去采缠云草的,并非私会庄主,更不曾想,在缠云谷还遇到了皇后娘娘,正遭遇镇山兽的袭击,大哥就去救娘娘,微臣保护大嫂,结果,镇山兽转过来袭击我们的时候,大哥已身受重伤,且分身乏术,所以在镇山兽的爪下,只救下了微臣,大嫂被镇山兽所伤,事情的始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,再后来,皇上跟庄主就来了。”

鸢颜一口气说完,目光微闪。第一次,她觉得那个女人似乎并不笨。

锦弦一直也没有打断鸢颜的话,就静静地听着,凤眸深邃,沉落在兄弟二人身上。等鸢颜说完,他又静默了一会儿,才点头,“嗯,那么,皇后呢?皇后为何会出现在那里?”锦弦转眸直直看着蔚卿。

蔚卿脸色一滞。怎么说?总不能说是去捉奸的吧?可是,事实上,她真的是去捉奸的。今日游湖回来,她心情烦闷,见庄中有一大片樱花林,且正值樱花的花期,开得灿烂美丽,就独自一人在樱花林里坐了一会儿。等她从樱花林回来,看到婢女跟家丁都被锦弦遣在了院子外面,她心中甚是奇怪,就悄声走了进去。门是虚掩着的,屋内赵贤似是在跟锦弦禀报什么事情,她凝神一听,是:夫人约在子时缠云谷前见。然后,她还透过门缝,看到锦弦面前摊着一张地图。

此情此景,她脑中瞬间生出一条信息。夫人,自然指的就是右相夫人,鸢颜,也就是鸢颜约锦弦子时在庄中的缠云谷前见面,是吗?起初,她还在想,或许鸢颜约的不是锦弦,毕竟,赵贤只说夫人约,并未说,约皇上,或者约谁,后来,她又想了很多。她想起,今日在画舫上,最先差点掉下水的人是吧?如果说当时,谁离她最近,肯定是锦弦。当然,夜逐曦离她也近,却根本不及锦弦。可是,在她快要坠下去的那一刻,锦弦却并没有任何行动,反而是夜逐曦将她救下。如果说,那是他擅长保护自己,那么后来又怎么说?后来,鸢颜落

水的时候，她清晰地看到，他跟影君傲同时出手想要拉住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，毕竟他出手了。所以，她不得不怀疑，被约的对象就是他。而且，那个女人又不是没有先例，曾经在宫里的时候，不是在碧湖也勾引过锦弦吗？虽然那次没有得逞，可，有几个男人面对美色，会一直坐怀不乱？而且对方又是出身烟花之地，勾引男人的手段定是层出不穷，锦弦没招架住，也是有可能。这般想着，她就肯定了，被约之人，肯定是这个帝王，她的丈夫。可是，她又不能当面揭穿。对方是帝王，岂是她一个女人能管束的？而且，如若不是呢？如若不是，岂不是破坏了两人的关系？但是，她心有不甘啊，她必须搞清楚，所以，她不动声色，装做什么都不知道。趁几人不在，她让她的随侍婢女梦蝶和香草把风，她偷看了锦弦的山庄地图，搞清楚了去缠云谷的路。然后，夜宴的时候，又稍稍喝了一些酒，回房见时辰差不多，就说想出去走走透透气。锦弦也没有多问，就说，不要走远，注意安全。她就更加肯定了那人是他。这分明是巴不得的样子，巴不得她不在，他正好可以外出。

可是，最后怎么回事？好像事态的发展并不是她猜测的那样。在缠云谷，她没见到锦弦，也没见到鸢颜，怪兽倒是遇到了一个。所幸夜逐寒来了，且出手救了她。不然，她如何还有命站在这里？说实在的，她后来脑子里就一直是蒙的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鸢颜说是去采缠云草，夜逐寒和夜逐曦是去捉奸，看似倒也合情合理，可是如果这样，赵贤跟锦弦禀报的，夫人约在子时缠云谷前见，又怎么解释呢？

忽然，她目光一亮。懂了。肯定是鸢颜约影君傲私会，被夜逐寒和夜逐曦得知，前去捉奸，而影君傲知道兄弟二人察觉了，所以就没有去赴约，才会引出这一场闹剧，而鸢颜说采药，当然只是她的借口。赵贤跟锦弦禀报的那句话，实则是鸢颜约影君傲，是吗？是了，就是这样。可是，现在怎么回答？总不能原原本本道出来，然后说是自己误会了，那肯定会被锦弦厌恶的，他说过，他最讨厌自以为是、善妒善嫉的女人。那该如何说呢？

垂眸，心中略一计较，便生了主意。

“臣妾夜宴时小酌了几杯，有些微醺，所以出去走走透透气，这些皇上是知道的。然后，臣妾就看到右相夫人一人鬼鬼祟祟地不知去哪儿，臣妾一时心中好奇，就跟了过去，谁知竟是到了缠云谷，结果就遇到了镇山兽，臣妾就……”

她的话没有说完，就顿在那里，但是，对于锦弦问的，她已然给出了答案。意思就是她跟夜逐寒、夜逐曦兄弟二人一样，也是跟踪鸢颜而去的，只不过，他们两个是捉奸，她纯粹是好奇。

微抬了眼脸，她细细睨着锦弦脸上的神色，倒未见什么异样，也不知是信了还是不信。许久才听到男人低沉的嗓音传来：“你身为一国之后，竟然好奇心如此之重！”

蔚卿一惊，委屈地轻咬着唇瓣，没有吭声。心想着反正让他骂几句就骂几句，谁知，紧接着他又继续道：“你可知道后果？如果不是右相，如今躺在那里的人不是右相夫人，而是你，或者说，你连躺在那里的机会都没有，早已葬身兽腹。”

不说这个还好，说这个，蔚卿就更加觉得委屈，眼眶一红，几乎就要哭出来。他也知道

这些啊？看他夜里那般寒凉的样子，还以为他不知道呢。

“好了，以后做事之前，先动动脑子！”锦弦皱眉，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，又看向凌澜鹭颜兄弟二人：“还有你们，身为相国，平素都是处理国家大事的人，也未见你们儿戏，你们的理性哪里去了？竟然捉奸这样荒诞的事也能做出？这不是你们的相府，也不是朕的皇宫，你们是将丑都丢到人家山庄里来了。”

凌澜低垂着眉眼，面无表情，鹭颜恭敬颌首：“皇上教训的是，臣等定当谨记！”

锦弦不悦地冷哼一声，“真记住才好！”说完，从座位上起身，“好了，这一闹都已经三更天了，夫人还在接受诊治，都回吧！”末了，也不等几人做出反应，一甩袍袖，率先走了出去。

*

夜色中，男人面色微沉，双手负于身后，缓缓走着，明黄色的袍脚在沿路风灯和灯笼的辉映下，轻曳。赵贤小心翼翼地紧随其后，微低着脑袋，目光落在那一荡一荡的明黄袍脚上，心中微凛。刚刚男人自己说已经三更天了，却还不回房，让其他几人先回去，却说自己想随便走走。跟随这个帝王也有些时日了，他自然知道男人心情不好。至于为什么心情不好，他大概也猜到了。虽然猜到了，他却不能表现出来。这个男人做事的手段，就连他，都忍不住打个寒颤。竟然，竟然连跟他同舟共济的皇后也能推出去。

今日，这个男人跟他交代，说等会儿，皇后从樱花林回来了，命他配合他再演一出戏。叶炫有轻功，负责探风，皇后一回，立马禀报。而他，这个帝王给了他一句台词，让他说：“夫人约在子时缠云谷前见。”他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君心莫测，他也不想妄自揣度。直到见了今夜缠云谷里发生的事，他才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也大概明白了这个帝王的意图。

来之前，这个帝王就做了许多准备，也命人多方打探了消息。想必，缠云谷是禁地，关着镇山兽，他早就知道。为何要设法诱皇后去这样一个有着猛兽的禁地呢？这分明不就是让皇后去送死吗？送死？他当时被自己想到的这两个字吓住。可是他找不到别的理由，只有这一个。为何让皇后送死？也只有一种可能。试想，如果当今皇后被啸影山庄的巨兽所伤，或者说，直接死在巨兽爪下，会是怎样的风波？这过错就得啸影山庄背着。就算山庄不惧朝廷，就算朝廷不以此为借口对付啸影山庄，但无论是在帝王的心里，还是在影君傲的心里，还是在天下人的心里，山庄欠这个帝王的。欠下帝王一个天大的人情。

以前，他就知道这个男人做事狠绝果敢，不然，也不会有今日的帝位，但是，他万万没想到，竟然连皇后也能牺牲！只不过，千算万算，没算到右相夫人会去采药，破坏了全盘计划，还惹出了不少纠纷。所以，他生气，是吗？

正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前面男人突然顿住脚步，他一惊，要不是步子收得快，险些撞上男人。顿时冷汗涔涔，心有余悸。

“回房！”男人转身，又朝来时的路走去。

*

或许是伤口太痛，又或许心事太重，蔚景躺在床榻上怎么也睡不着。伤口包扎好后，



影君傲本要她就住在他的厢房里，他自己去别的地方睡，她不同意。来山庄没几日，已经发生了太多事情，给他添了太多麻烦，她不想再这样。所以，她执意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兰竹坐在灯下一件一件叠着原本放在衣橱里的衣服，她知道，她也是无聊，才找点事做。

“兰竹，你先下去睡吧。”在青石路上跪了那么久，膝盖上肯定有伤。

忽然想起凌澜给她的金疮药还带在身上呢，就艰难地动了动手，想要从袖管内取出，可当小瓷瓶攥在手心上时，她又犹豫了。不知自己出于什么心理，又放了回去。是舍不得吗？不知道。她不是这股本小气的人。大概是小瓷瓶太精致，舍不得瓶子，可是，大可以先将药给兰竹，让她擦完了还给她。不知道。反正，就是不想掏出来。

“去睡吧，明日我让人去药房给你拿点擦膝盖的药，破皮了吧？”

“没事，奴婢不困，奴婢在这里陪夫人。”兰竹恭敬地起身站起。

“不用，有人在，我睡不着，下去吧。”

兰竹又犹豫了一下，这才将叠好的衣服都整整齐齐地摆在衣橱里，轻声退了出去。

蔚景就躺在那里，望着那琉璃灯里的烛火微微失了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口传来细微的响动，似是被人轻轻打开，她看到火苗颤动了两下，又恢复如常。蔚景微微一怔，下一瞬，就轻轻阖上了眼睛。虽然来人的脚步很轻，轻柔得几乎听不到一丝响动。但是她知道，是谁。凌澜是么。或许是因为他的气息，抑或者是其他，她不清楚，但是却可以笃定是他。

房间里很静，静到似乎只能听到她的呼吸声。哦，不，两个人的呼吸声。可能是内伤的缘故，他的呼吸有些重，虽然听得出有些紧绷，似乎已刻意压抑，却依旧不似平日。他没有出声，她也不想睁开眼睛。但是她却能感觉到他的目光盯着她。究竟想做什么？道歉吗？安抚吗？感谢她伤成那样，最后还用缠云草给他跟鹫颜台阶下吗？

有话想要和她说就说。这算什么？

终于，一阵微末的清风拂面，似是男人转身时袍脚带起的风，紧接着，轻轻脚步声响起，往房门走去。离开了？蔚景缓缓睁开眼睛，却不期然地撞上男人漆黑的眸子，蔚景一怔。他知道她没有睡着，那刚才的衣袍掀动和脚步声，是故意的？

看吧，就是这样一个男人。连这种事情都要用计谋，都要跟她玩心机。眉心轻蹙了一下，冷冷地正欲将目光撇开，却蓦地看到男人目光微微一暗，然后转身朝着门外走去。她又怔了怔。什么意思？

“凌澜！”她开口将他叫住。

男人身形一顿，然后迅速转过身。是，迅速。那一刻，给她一种他有些欣喜的错觉。不过，男人也仅仅是转身，却没有走回来，只是站在原地盯着她，一眨不眨。

艰难地抬了抬手臂，她从袖子里摸出一张字条，手心攥成一团，用力一掷。纸团打到男人的袍袖上，然后，滚落在地上。微微喘息，她真是用尽了全力丢过去。总不能让他过

来,而她,也没力气过去。她以为,男人会接住,不知道为什么,却没有!她也以为,男人会袖风一动,将地上的纸团卷起来,卷到手中。毕竟,他能做得到。他能在镇山兽爪下,连救下两名女子的性命,他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?却没想到,男人只是静静地看着她,好一会儿,才垂眸看向底下的纸团,片刻,才缓缓躬下身将纸团捡起来。直起腰身的时候,身子微微一晃,脸色白了白。

蔚景目光一敛。是了,他受伤了!受了伤还要来演戏,看来真的很辛苦。一方面是怕锦弦怀疑,一方面,或许是对自己的愧疚?可她不需要他的同情,一点儿都不需要!

“这么重要的东西,以后不要随便丢,这次是被我捡到,若是被其他人见到,可不会是这个样子。”强自坚持着一口气说完,她闭上眼睛,不想看也不去看他此时的表情。

凌澜瞳孔一敛,修长的手指快速将手中的纸条展开,眸色倏地一沉,转身,疾步走了出去。

*

蔚卿沐浴出来,就看到男人一身中衣,静坐在桌案前看书。蔚卿一怔。不是说在外面走走吗?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?还是她沐浴的时间太久?微顿了脚步,她站在那里,看着男人。平素一直一袭明黄,只有这样的时候,才能见他鲜少穿着的白衣,琉璃灯橘黄色的光晕打在男人俊美无俦的脸上,让他刚毅的面容添了几分柔和,又配上一身胜雪白衣,竟是说不出的儒雅飘逸。

似乎是意识到她出来,男人将手中书卷往桌上一搁,抬起眼皮睨向她。漆黑如墨的眸子映着烛火,跳动摇曳,就像是聚集了这世上最耀眼的光芒,璀璨晶亮。

蔚卿心头一动,朝着男人走了过去。刚及近前,男人伸出长臂一捞,她便顺势坐在男人怀里,只是不像往常一样缠上他的颈脖。

“怎么,还在生朕的气?”男人低沉好听的嗓音就在她耳边响起,蔚卿一听这话,眼眶顿时红了一圈。她怎能不生气?差一点性命不保。这个男人非但没有安慰她一句,反而还在那么多人面前训斥了自己。这叫她如何不生气?如何不委屈?

“是臣妾的错,臣妾没有动脑子,还给皇上添了麻烦,臣妾配不上这母仪天下的名头!”咬牙,她将他说她的话,回给他。

很酸,她知道。可是,她心里就是委屈,不吐不快。男人低低一笑,却也不生气。

“朕说你配得上,你就配得上,谁敢说半个不字?”手指轻轻勾起蔚卿的下颌,男人唇角弧光点点,俊美的样子无法比拟。

蔚卿心头一动,或许是因为他的话,或许是因为他的样子,她竟一时间微微有些痴了,心中隐隐就有了期待。

锦弦低笑一声,长袖一挥,长桌上的物件都被扫落在地。光线因为烛台落地暗了一些,不远处的烛火明明灭灭地打在两人身上。锦弦腾地站起,将她放在长桌上,倾身而下。

蔚卿抚上自己的鬓角,欲将自己脸上的面具扯下,却被锦弦的大掌一把按住。

